

新化脑壳与邵阳脑壳

刘诚龙

邵阳人与新化人，千年以来一直属于宝庆。十年砍柴先生写过一篇《邵阳佬与新化佬》，写得蛮有意思：“一个邵阳人和新化人在一起，总会暗中较劲，似有‘既生瑜何生亮’感，而且常常找理由相互奚落讽刺。”

邵阳人与新化人在一起，会不会暗中较量，这个我倒没感觉。我居邵阳城，一旦听到新化话，虽然不会立刻上前去认老乡，却总会转过头去，多看他一眼，有时跟堂客散步，会对着堂客说：“他是新化脑壳。”

十年砍柴先生是新邵县人，我也是新邵人。新邵是新化出一块地，邵阳出一块地，拉郎配配成了新邵县。新邵是1952年建县，新化那一坨与邵阳那一坨，结合了七十年了，早就是一家子。然则，彼此之间偶尔还分新化脑壳与邵阳脑壳，城里人不太喜欢分，但在乡下，楚河汉界依稀可辨。

十年砍柴先生原先归属邵阳，他住在邵阳“平原地区”，说是平原地区，只是地势稍平，估计也是丘陵地带。而他接触到的新化佬，多半是山区，山区相对贫瘠，生活条件差一些，每到酷暑炎夏，“由于山区原新化县的几个乡镇单季稻还没有成熟，那里的男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边几个水田多的乡镇揽活，挣点钱。”正是：“做短工，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

这里，邵阳佬是老板，新化佬是打工仔。邵阳汉子在外打工，阿嫂在家里，“两家妇女在一起闲聊时，往往能听到这种对话：‘你家男人在外面做买卖还没有回来呀？早稻怎样收呀？’‘死鬼死在外面，寄点钱回来，就不管老婆孩子了。’”既然钱寄回来了，请几个新化佬来打禾不就行了么？”邵阳男子本来也是打工仔，去外地打工与在本地打工，地位还不一样，外地打工的高于本地打工的。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还真是这回事。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说：“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西头吃烙饼的，就瞧不起东头喝稀饭的，西头与东头，不是西天与东土，他们是一个村呢，都会分明，多半也是有钱壮气，没钱憋气。

我猜想，新化人赚了钱回去，心里在笑邵阳佬。若说邵阳佬经济好，那么新化佬就力气大。你有你的一把钱，我有我的一身力，各持一长，各笑一短。

新化是山区，其功夫相当了得。新化是巫木之乡，更是武术之乡，“新化横阳山的”，曾是一个叫人闻风丧胆的固定语，江湖上只要有人说，“我新化横阳山的”，其他人要么逃之夭夭，要么打拱手：兄弟兄弟，和为贵。小时候，我也站过桩，练过所谓童子功，只是吃不了那个苦，试水玩了几天，也就罢了。我们坪上镇也属于老新化，沾了武术之乡之名，并无武术之乡之实。

我们坪上镇，有山，山还有些高峻，不过多数地方居丘陵，与老邵阳人，隔了一个梅寨坳，梅寨坳背面是“新化佬”，南面是“邵阳佬”。论起经济来，不分轩轻。我们对梅寨坳南面的，也常喊“邵阳脑壳”，具体是什么意思，得结合具体语境。

别地称某地人为佬，我们那里多半是称脑壳，邵阳脑壳，涟源脑壳，益阳脑壳。坪上镇前后没有什么大城市，娄底也是后来才有的。父辈挑香卖，挑姜卖，要不卖到三四百里外的益阳去，要不卖到一百里开外的邵阳去。去邵阳卖，卖了个好价钱，常常噘开嘴说：那个邵阳脑壳！语气里面有些欢喜的意思；若是在邵阳受了些欺负，常常咬着牙说：那个邵阳脑壳！语气里就含有愤然的意思。

新化人嘴里的邵阳脑壳，情绪有些复杂，若是邵阳市区的，那就羡慕，附近三四百里，只有一座“大城市”，乡下人对城里人天然抱有敬畏之心，若都是乡下人，那意思就没了敬畏。

这个想来有些怪，要说是地域歧视吧，自宋朝开梅山，新化千年来多半时候属于宝庆府，想来不存在地域歧视；完全以经济论，可以解释部分原因，但不能完全说服人。

我更觉得，方言异质占比更大一些，新化话与邵阳话，差别很大。邵阳普通话要标准很多，至少比新化标准，外地人听起新化话来，还真是如听鸟语。我居邵阳城区二三十年，有办公室大姐，老是听不懂我的话，我还是师范毕业的，学练过普通话。我的塑料普通话不是好塑料，一旦说快了，新化方言如水龙头炸裂，喷了出来。“邵阳脑壳”就偏起脑壳：你慢点港（说）咯。

语言里的那种腔调，怎么也去不掉。我们去某地，你不亮出身份证，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地域，但你一开口，你的地域属性就“暴露”无遗。冷水江人跟我们原来都属新化，分了几十年，各属不同地级市了，他们不会喊我们坪上脑壳，我们也不会喊他冷水江脑壳，语言相同故也；而隔壁的涟源，我们偶尔也喊他们涟源脑壳，无他，涟源话与新化话与邵阳话，区别大矣。

我们称新化脑壳与邵阳脑壳，跟地域歧视已没多大关系，跟经济也关系不大，主因是彼此之间的语言差异。到现在，互称佬，或互称脑壳，多是彼此间打趣，最多，是对彼此语言的异质化确认。



新化梅山武术。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资水帆影

廖静仁

秋高气爽，有微风轻轻地吹着。这当然是跑上水船的最好时光。

心里头真渴望得很哩。渴望那远逝了的白帆又从我的记忆里一页一页地吻过来，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乘风破浪，一副极是得意的样子。回想一下，方知那帆是大度的，它们从不在乎是东南风，或者是西北风。并且帆也是机智的，只需往左或往右侧一侧身子，都能够借助到风的力量。当然，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驾船人的智慧，是驾船人不时在把那根牵引帆篷的缆绳拉扯向左边抑或右边，免住满满的一帆风，把握住手中的舵柄，让船儿稳稳地向前行驶……

仿佛就有了一种万古如斯的感觉，一页帆、十页帆……甚至无数页帆，都是这样的吻过来了，又翻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却不知道诗人舒婷的那首诗《双桅船》：“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呵，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当时我还很小。很小的我跟随父母亲驾船跑资水时，还没有到启蒙上学的年龄。

是什么时候呢？这意境被“破坏”了。八百里长长的资水，流淌着的全都是马达的轰鸣，白帆已不再现，帆船从此匿迹。显出一副专横跋扈样子的，当然是机器船莫属了。老

父亲确实也伤感过一阵子的，但后来他终于又释然一笑了，笑得前仰后合，他说：“如果你母亲健在多好，她一个妇道人家不必四脚四手狗爬式地拉纤了！”我当然是无所所谓的，唯一感到有点遗憾的是，那首《双桅船》的短诗，也将从此变得与后来人陌生。

有一位年轻女子把双脚浸在江水里，她正在躬身濯洗衣服呢。看着那窈窕的背影，我真疑心那就是我的姐姐纤姐儿。父母亲总是视姐姐为掌上明珠的，从不肯让她上船跑水路，说江风要是把她的皮肤刮得又黑又粗，将来可就找不着吃国家粮的如意郎君了。也是呵，作为女儿，姐姐对前程是可以选择的，不像我们男儿，一辈子除了选择资水，选择船，便别无其他前程可寻。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想让姐姐能在岸上找一个好对象，一辈子不与风浪打交道，也并不是过分的企盼。但是，他们却不真正地理解自己女儿的一颗春心——姐姐却是恋着资水的，她的感情，只想着要倾注在船夫和纤夫们的身上。那时，我也念过四年初小了，偷偷地翻看过的姐姐珍藏在枕旁的日记。在日记中，她说：母亲在资水上怀我，在资水上生我，我是资水的女儿，终生也不会离开资江……

是不是前世注定的缘分呢？那一年初

斗蚊记

刘志慧



我手心。大概是因为正在享受鲜血的美味，也可能是太饱而行动不便，旁边一只蚊子居然没动，它的命运当然注定是场悲剧。继续搜寻，来到窗帘旁，没有！来到空调下，没有！床头，没有！暂且收兵。

眠有一怕，那就是蚊子。现在步入初秋，蚊子已然少了许多，所以措施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到位，这倒给了蚊们可乘之机。

昨晚，照例九点半关灯。没两分钟，老公就开始说话：不好，有敌情！我也听到了嗡嗡的声音。

老公把手臂放置被外，很英雄地说：“你睡，我来喂！”以老公的身材养活区区几只小蚊当属易事，放心睡觉。

云里雾里，又闻嗡声。迷迷糊糊睁开双眼，方觉面部疼痛难忍，伸手一摸，好大一个包。翻身下床，开灯，拿出尚未收拾的电灭蚊拍，向蚊们平日出没较多之处杀去。

首先来到穿衣镜前，不知何故，这里是蚊们的最爱，在镜上丧生的无知之蚊不下十矣，但它们前赴后继，丝毫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致命的愚蠢。

再来书柜前，玻璃门上也是它们常来之处。哈，两只！不看还好，一看我是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你看它们，腹部饱满、黑里透红——那都是我的血啊，想想我贫血人士，蚊心何忍啊！

手起蚊死，翻过掌一看，鲜红的血躺在

微小说

毛桃树

罗胜天

毛桃树是正儿八经的野生桃，没有谁会有意栽植。不过，乡间的屋前屋旁，总能见到它的身影，也许是鸟儿嚼食后的随风播种吧。夏末初秋，毛桃也会成熟，其果既酸又涩，没人理会。各种水果争相甜蜜的时代，毛桃树长成了乡野的寂寞。

立秋时节，还在老家酒埔大坨休暑假的筱伟，听说县道改造，要砍掉小学母校旁的毛桃树。筱伟先是一惊，立马来到那株七八米高的毛桃树前，来了几张随手拍。筱伟就读传媒大学，喜欢发点视频。他选几张照片，配了个“小学毕业照里的那棵毛桃树，即将向大家说拜拜”的标题，发了出去。

谁也没想到，筱伟的这番操作，在网上发酵，酒埔大坨小学旁的毛桃树，几天之内竟蹿为“网红”。不少人跟评，感叹可惜。

农大毕业的肖垒建了个群，名为“保卫大坨毛桃树”，人员不断涌入。群内年纪大的有“70后”，小的也就20多岁。微信群每天热闹非凡。都在回忆毛桃树和赵老师的故事。

有“70后”揭秘：“赵老师刚分配到学校的时候很瘦。有次我们看到他栽下毛桃树，突然袭击想推倒他，没想到反被他揪住了耳朵，后来罚我们为毛桃浇了一个多星期的水。”

有“80后”说：“那次我爬上毛桃树，不小

心摔了下来，赵老师背我到诊所，还好没事。”肖垒是“90后”，他说：“你们只记得赵老师当班主任教语文，其实他还教自然常识。毛桃树会结三种果子，除了毛桃，有一个枝头会结水蜜桃，还有一个枝头结的是乌桃。当年赵老师利用自然常识课，在毛桃树前示范了嫁接。我后来因此迷上了果树。”

“00后”筱伟感叹：“我们毕业那年，学校撤并，赵老师也正好退休。当时在毛桃树前照毕业照，他跟我们说，毛桃不好吃，但经过努力，一样能成熟，经过嫁接，同样可以改变命运。”

记忆的闸门打开，大家对毛桃树的情结烧得更旺。众人提议，分别去村上、镇上甚至县里反映，要想尽办法留住这棵树。筱伟写个情况报告，由肖垒等人去逐级反映。反馈的结果并不理想。毛桃树不是珍贵树种，要保住它没有相关依据，何况县道改造从立项到实施程序复杂，要改变规划难上加难。但群里保树的呼声依然很高。有人提议，要不把赵老师拉进群。

赵老师年近七旬，退休后住进了县城。他进群后，听到这么多学生的热议，感到特别高兴。对于毛桃树，他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浓。40年啊，刚到学校的第二年，大学谈的女朋友，见他调不进城里，硬是在毛桃树前

微诗新韵

白云山之夜

（外一首）

刘超伦

白云将天空擦得干干净净
为这一刻，满天繁星在期待中出现
迷人的星空
被迷住的人，仿佛走入
一个幻境

但这不是幻境
是白云山一个诗人的夜晚
而我秉持的信念是
与其言非所言，不如无语
所以沉默，且相信
忍耐会最终孕育诗歌

偶尔传来几声遥远的犬吠
夜，更幽深了，越来越静谧、神秘
哦，星光与人间灯火
互为倒影。我浮游中间
悬空，像略显尴尬的中年
不说忧伤了，只今夜
孤独，是晚香玉在黑暗中隐约开放
秋露渐凉
风，吹动我怀乡的旗帜

在茶园合影

摆好一个集体 pose
确实有点难度
搬进茶园，谁都是灵动的诗眼
摄影师急了——
谁，露出点笑容
谁，蹲一点；谁，踮起脚
谁谁，错位，露出你的脸……
其实，在茶园
怎么站，我们都是错位
这里的主角
是茶，是白云，是漫山的绿
把这些捕捉入镜头
就是捕捉到了青春，捕捉到了诗
而人，在“茶”字中间
就该隐在草木之间

雨中有我的歌

（外一首）

谭滔

这种天只能唱歌
因为雨会从天边赶来
为我助兴

雨砸在地上
泥土起了凹陷
没听到喊一声痛
我的歌声飞向天空
黑压压的云羞着脸躲起来

我高歌翠绿的田野
劳作的人们
播下的每一粒种子
都昂起头弥漫着香气

当我的歌声响起
有无数春天的梦醒来
风飘来的时候
故乡的模样
竟会跟着节拍晃动

我躲在村里的后山唱歌
只是想远离喧嚣
就像那只布谷鸟
忽然间有了划破夜空的冲动
留下一串长长的歌唱

回家

今晚的月亮好像早就知道
我家的牛儿会走丢一样
暮色中它溢出惨白惨白的光
把整个寨子照得亮晃晃的

我们全家能找的地方
都找了
村前村后
都没看到牛的踪影

最后在邻村的一片玉米地里
牛儿正咀嚼一节玉米
仿佛过节一样满心欢喜
它又黑又亮的眼睛盯着我们
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望着牛儿呆呆傻傻的样子
我们一群人哭哭不得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释怀
晚上又可以做一个好梦

田野里有风吹来
玉米穗不停地晃动
突然牛儿仰天长鸣了一声
那声音略带稚气又饱含深情
好像在说“走，亲人们带我回家”